

三苏文选评解

大學用書

陳 雄 勳 編 著

三蘇文選評解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初版

大學用書 三蘇文選評解

基本定價壹元肆角正

編著者 陳 雄

發行人 吳 開 先

有不著許作翻印權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成序

士不悅學。蠻案久荒。言之無文。驢券爭冗。精金粹玉。罕蓄於胸中。白葦黃茅。紛呈於眼底。若非雄篇示矩。哲匠懸規。其將何以革庸音。成雅製哉。陳君知止。龍川遠孫。驚嶼佳士。任專科國文講席。積有歲年。頃者課藝之餘。手撰三蘇文選評解。思本溫故知新之義。俾收振衰起廢之功。意甚盛也。余維今之學子。枵腹鮮儲。構思良苦。或茅塞未啓。鬱其寸心。或草創為艱。宵無隻字。旣類槁木寒鴉之鈍澁。更輸輕車駿馬之妍華。則惟誦三蘇之文。足以貸粟饋貧。祛其宿患。若夫說理務暢。論事貴核。近取諸譬。筆虎戒戎備之勿疏。擬如其倫。蓍龜喻國老之堪寄。洪纖悉當。涕笑俱真。添毫傳畢肖之神。鑿空無不圓之說。則又惟三蘇之作。足以伐柯取則。濬彼靈

源。眉山匪遙。法乳斯在。君乃晨鈔暝纂。縷析條分。裁以妙心。粲然盈目。譬分東旭。頓添鑿壁之光。為挈南車。不墮迷霄之霧。其沾溉多士。為何如耶。豹管窺一斑之祕。且式前修。鴻篇吐萬丈之芒。還期並世。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成惕軒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導言

以文學史過程言，唐文起八代之衰，宋文亦起五代之衰。五代爲中國之黑暗時代，氣節喪盡，廉恥蕩然。一般文士，惟流連聲伎，雕琢詞章。延及宋初，西崑體崛興，但務形式之美，不求內容之實。自石介「怪說」一文出，柳開、穆修、尹師魯、蘇舜欽相繼而起，力宗古文。歐陽修以文學泰斗之尊，出而力唱之，古文運動遂爾不振，因而一洗五代浮靡之習。然此一運動得以雄烈之開展，而終成宋代散文之復興，實歸功於眉山蘇氏父子三人，此余所以評撰三蘇文之意趣也。

眉山蘇氏父子：卽老蘇洵、大蘇軾、小蘇轍是也。三人均受知於歐陽修，但所爲文，風格與歐公異。老蘇之文，得力於孟子、戰國策、韓子。嘗上書歐陽公，自言爲學之經過：「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自以爲可矣。其後因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復於上田樞密書中，自述其爲文之所本：「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試細繹其文，便覺立辭類多論、孟、韓子之筆，論事、說理，則與戰國策、史記之文，恍出一轍。大蘇、小蘇之文，幼承庭訓，論事，立言，頗有乃父之風。大蘇天才橫逸，所爲文，更寓佛理，較之老蘇，境界尤爲深邃，摛辭尤其恢暢。飄忽處似莊子，俊逸雅健處如賈誼，圓轉周到處類陸贊。小蘇之文，固淵源於老蘇，英挺之氣，虎虎不可掩，然氣象已不逮乃父之雄奇，文思亦不及乃兄之恣肆矣。

古來文家，評論三蘇之文，無累千百。茲略舉一、二於下：

甲、有關於老蘇者：

一、歐陽文忠薦布衣蘇洵狀中稱：

「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論衡機策二十篇，辭辯闊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二、曾子固蘇明允哀詞中稱：

「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挾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乙、有關於大蘇者：

一、孝宗文集贊敍中稱：

「蘇軾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雨，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寓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溢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二、燕石齋補語林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

又據潘子真詩話紀載，大蘇之文，卽如政敵王荆公亦極爲贊賞云云。據謂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文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子虛、大人泊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論，未見其敍事曲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漢以來諸侯王年表。」

名書法家魯蕩平前輩讀東坡文集，曾賦詩一首如下：「書法名天下，文章動世間。東坡豪傑士，千載尚斑斕。」斯爲正論，允無溢美。

丙、有關於小蘇者：

一、李廌師友談記謂：

「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適轍病，恐不及試。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失衆望。』欲展限以候，上許之。魏公並數使人問安否。既問痊安，方引試。其爲人深慕如此。」

二、陳後山次韻黃樓詩：「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二蘇之詩如此，文亦如之。大蘇論小蘇之文曰：「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可謂知言。

大抵長於架空行危，變化莫測之文，則多短於敍事紀行。余以爲三蘇之文，正復如是。若論其波瀾壯闊處，足能氣吞山嶽，胸藏海宇；辭辯閑偉處，有似游龍夭矯，飛舞天際；筆致細膩處，恍如煙光花氣，若有若無；說理圓活處，但覺妙喻橫生，玉盤珠走；委婉幽約處，有似水風斜度，令人神往。恣情今古，放懷天地，瀟洒脫略，超然塵表，眞古今未有之大文章家也。尤以大蘇挾天人之才，縱汪洋之筆，有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洵無往而不成文也。至於敍事紀狀，鹿門謂其不得太史公法門，此亦文章體制之所限，非功夫之不逮也。

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若三蘇父子者，可謂開一代之文運，立不朽之事業矣。古來大文章家，奚啻千百？顧父子同以文名家者，除魏武外，厥惟蘇氏一門而已。魏武以一世之雄，橫槊賦詩，晝治軍，夜治文，平原兄弟，克紹箕裘，海內文士，萃於魏國，遂成建安文學之巨流。然此固當路者，易爲之豪耳。若蘇氏父子，一介平民，崛起於西裔，卒能卓然大家，而規模之壯，影響之大，又豈建安諸子所可相擬哉？建安諸子，和而不壯，壯而不密，或有逸氣而不適，或因體弱而不振，寢成魏晉纖巧之文學，而終歸於式微。而蘇門六君子：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等，不特長於文，精於詞，而其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尤爲建安諸子所望塵莫及，因能鼓舞文風，代有名賢，使古文運動，直至清季而不少衰，其影響之深遠，洵曠古所未有也。有志學古之士，於三蘇之文，能不反覆諷誦，窮搜而深研之乎！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陳雄勵知止自識於臺北

三蘇文選評解目錄

成序	一
導言	一
甲、蘇洵	一
一、上歐陽內翰書	一
二、上田樞密書	八
三、辨姦論	一三
四、諫論（上）	一九
五、諫論（下）	二五
六、春秋論	二八
七、心術論	三三
八、高祖論	五四〇
九、管仲論	四四
十、六國論	四五九
十一、木假山記	五四

十二、蘇氏族譜亭記	五七
十三、張益州畫像記	六一
十四、送石昌言北使引	六五
乙、蘇軾	七二
十五、徐州上皇帝書	七二
十六、戰國任俠論	八五
十七、刑賞忠厚之至論	九二
十八、荀卿論	九六
十九、留侯論	一〇一
二十、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一〇九
二十一、前赤壁賦	一一四
二十二、後赤壁賦	一二四
二十三、潮州韓文公廟碑	一三一
二十四、放鶴亭記	一四三
二十五、石鐘山記	一四六
二十六、李太白碑陰記	一五二

二十七、范文正公文集序.....一五五

二十八、書蒲永昇畫後.....一五九

二十九、日喻.....一六二

三十、祭歐陽文忠公文.....一六六

丙、蘇轍.....一六六

三十一、上樞密韓太尉書.....一七一

三十二、黃州快哉亭記.....一七八

三蘇文選評解

甲、蘇

洵

宋眉山人，字明允，號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

嘉祐間與兩子軾、瞻

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除校書郎，與姚闢同纂太常因革禮一百

卷，書甫成而卒。

【題解】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廬陵人。四歲而孤，家貧，母以荻畫地教其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張。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韓昌黎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蹟，至忘寢食。及舉進士第一，擢甲科，與梅堯臣、尹洙議論古文，相爲詩唱，名冠天下，入館閣校勘，儼然爲天下文宗，老泉此書，顯以能獲歐陽公之知爲榮也。

【原文】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

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①。而洵也，自度^②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③，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④，富公北^⑤，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⑥，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⑦。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⑧，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⑨，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然潸^⑩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⑪，可以呼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⑫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追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贊○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詔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自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

（三），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三）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註釋】

（一）布衣：平民。

（二）天子：指宋仁宗。

（三）范公在相府：仁宗慶曆二年仲淹入相。

（四）富公爲樞密副使：富公，即富弼，河南人，字彥國。慶曆初知制誥。契丹屯兵境上，遣使求地。弼奉使報聘，力拒割地，並陳和戰之利害，契丹引退。還拜樞密副使。樞密院，爲宋代掌握兵柄之官署，設有樞密使，樞密副使等官。

（五）執事：書函中每用「執事」爲對稱，表示謙恭之意。猶白話之「您」。此指歐陽修。

（六）余公蔡公：余公，余靖也，宋曲江人，字安道。天聖初登第，洊擢右正言。儂智高叛，經制南事，爲帥十年，不載南海一物。卒謚襄，有武溪集。蔡公，蔡襄也，宋仙遊人，字君謨。工詩文，明史事，